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零六回 玉洞生春小郎試藥 天羅窳暗太子驚心

容兒忙跨下床跪在地下道：「小尼該死，冒犯娘娘，求娘娘饒恕！」說罷，色勒勒抖個不住。七妃道：「快些起來，我並不惱你，你也沒甚冒犯，只被你滿口臭氣，惹起了噁心！我叫宮人拿香水來，把那臭口，細細的刮刷乾淨，任憑你主意便了，休曉得那種樣兒！」容兒心中一塊石頭，方才落地。當下喚進宮娥，捧上香水香片諸物，細細揩刷，換過幾次香水，嚼過幾回香片，令宮娥替換聞嗅，並無氣息；然後七妃親自聞嗅，復取龍涎香餅，令其含咀，說道：「這屋裡怪冷！」因同進暖室中，把衣褲脫光在床並坐。令宮女把安貴妃送的藥拿來，宮女捧上錦匣，匣面上標著「玉洞生春」四個金字，旁注小字是「臣安吉恭進」五字。七妃道：「這是安太師進與皇上和貴妃受用的，承貴妃送來，還沒與王爺用過；如今合你先試一試。若比著紫金丹更強，夜來便與王爺同用，到快活時，再把那話說入也。」二人各取一粒單單試用。果然比紫金丹更強。容兒香汗津津，七妃笑聲吃吃，事畢抱持交頸而睡。睡醒轉來，宮人稟道：「日已過午，早膳還用不用？」七妃道：「晚膳早些罷。」吃些點心，呷些湯水，用過晚膳，天色已暮。七妃藏過容兒，洗了手腳，重施脂粉，等待景王。直等到定更以後，方報王爺進宮，七妃接進，同用夜膳。見景王面上頗有憂容，急問道：「王爺明日就登大位了，天大的喜事，怎反有不樂之色？」

景王道：「你知道的，寡人所懼者，惟文白一人！昨日已進清寧宮去，連敗我兵，把五虎八彪都殺掉過半，奪去火器，足供城守。外面官員知道文白入宮，都紛紛起事。明日如何即得位成？」七妃失驚道：「文白在廣西征苗，怎得進京？外面起事的，是些什麼人，可也有文白的本事呢？」景王道：「便不知這文白怎樣飛進京來的？外面起事，只有幾個了得的人；若再有文白的本事，還當得起嗎？」七妃道：「怪不得王爺不快活！但既止文白一個，也還易處！我們謀臣勇將還多，還有法王、真人的神通，想也製得他下，不要先愁壞了王爺玉體！」景王道：「今日已求了法王、真人，用天羅地網去拿他；他就有三頭六臂，也逃不脫，還愁他則甚！因要拿文白，必須用火攻法，把清寧宮一宮的人，都化為灰塵；可惜鸞音這一個乖巧美人，玉石俱焚，不能收為妃子，故此鬱鬱不樂！」七妃轉驚為喜道：「原來王爺憂愁，只為著鸞音；爺登了大位，休說一個鸞音，便要十個鸞音，亦有何難？」景王道：「這又奇了！鸞音貌美性靈，天下少有，怎說要十個也不難？」七妃道：「王爺若登大位，便是四海之主了，怎比著景州一窪之水？只要宮中沒有妒忌之人，聽憑王爺來選，休說十個鸞音，便再多些，更比鸞音貌美性靈的，也是不難！那年皇上採選童女，王爺沒曾說來，有無數絕色女子選進？只消宮中去尋，敢有勝如鸞音的，也未可知哩。」景王大喜道：「天大的憂疑，只要愛妃一言，便消化了！寡人原選了十八日進宮，先收那安貴妃，要試他雞皮三少的本領。俟誅了太子、文白兩人，再正大位。到那日，坤寧一宮妃嬪宮人，都揀選一番，便見分曉。宮人們，快斟酒來，待我賞娘娘一杯，以酬薦賢之功！」一面把七妃抱在懷中，哺酒與飲。容兒在隔壁聽著，心中一喜一憂：喜的是說轉了景王，定與七妃歡愛，便可乘間用計；憂的是法王、真人要用天羅地網，去害素臣性命，並把合宮之人，都化為灰塵。且道如何叫做天羅地網？這日，女神童傳出懿旨，熊以神又各處投了揭帖，果然各官員紛紛舉義。景王著急，與心腹典膳張賢士商議。賢士道：「文白神勇，諸將皆非其敵；兼有火器弓弩，足資守禦，破之極難！且外面義兵四起，各城均需防守，豈能獨與文白爭衡？今求其人，更令單謀轉求法王，用天羅地網等大法制之；文白縱有邪術，必無生理！文白一除，則起義者紛紛解散，熊奇揭帖未可憑信。然後擇日正位，俟單謀朝賀，擒而戮之。單謀一誅，斬監之膽已落。彼所恃者，以皇上為質；此但制東宮及文白耳，烏足制我邪？」景王撫掌稱善道：「但恐彼既屬東宮舊人，中立不肯轉求。今觀其即日起義，焉知非文白所使耶！」

賢士道：「急則相救，緩則相攻；大王之事一敗，彼獨不受禍邪？臣當去說之，必無不從！」景王大喜，急命前往。單謀果然聽從，轉求法王領占竹說：「文白謀勇絕倫，兼之通理邪術，必用全力制之！」

法王、真人遂把天羅地網第一等惡法，來擒拿素臣。是日在宮，與太子各把別後事情訴說，到底日久話長，兼之稱頌愧謝，起立跪拜，俱有耽擱，不覺直說到午。午後接有紅豆手箋，通說各官舉義之事，並開有名單。太子與素臣看時，是：原任左僉都御史皇甫毓昆，翰林院侍讀東方旭，庶吉士馬玉，領民兵三百，攻東直門；太僕寺丞申田，國子監博士元領，翰林院庶吉士金品、餘玉冰，太學生匡中，領民兵五百，攻西直門；翰林院侍講學士羅倫，錦衣衛經歷陳經，領民兵三百，攻安定門；西前營游擊熊奇，領兵五百，攻德勝門；原任福州營參將賽呂，護龍島島長龍生，領兵五百，攻朝陽門；魏國公徐武，中府都督同知寧文，領兵五百，攻正陽門；原任兵部尚書連世，原任右僉都御史北直巡撫張定，司經局洗馬連城，領民兵五百，攻宣武門；詹事府正詹事劉健，翰林院修撰吳寬，太學生謝遷，領民兵五百，攻崇文門；駙馬都尉馮誠，領兵三百，攻阜成門。

太子道：「諸臣紛紛起義，事有可為。但只有熊奇、龍生、賽呂三人可仗；寧文老邁，徐武紈袴，餘俱白面書生；連世向附靳直，今亦父子起義，恐單內更有似此不足信者！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劉健、謝遷、申田俱足智多謀。金品、匡中俱勇善戰。龍生即至，其妻飛娘必來，鐵丐或有故不來，其妻立娘必隨姊而至，大有可為。連城曾被臣之妾劉氏一詩所感，改惡從善，其父或為子勸諫，改弦易轍，亦未可知！東城堅固，諸臣兵數既少，又無攻具，成事實難；只大勢牽連，使逆藩不能專力於我，便操勝算，名正者貴持久，名逆者利捷速；我順彼逆，只要支持得三五日，不為所敗，援兵陸續而至，事必濟矣！」太子道：「劉、謝諸臣，寡人實未悉其底裡。至連世自其子入宮以後，即有幾個好文章，與安吉、靳直亦曾爭執過幾件事；故靳直在皇上面前極力排擠，才休致他的。此番亦是真心，是寡人錯疑了他！但先生貴妾，如何以詩感化連城，願聞其說？」素臣因把前事約略述知，念出那首詩來。太子太息道：「遇強暴而不失節難，遇才美而不失節尤難，不失節而更能化侮強暴，則尤難中之難！至連世更因其子而改弦易轍，則德之所及者，愈廣矣！非先生不能有此妾，非此妾不足事先生，可感，可敬！側妃每稱為姊，每頌其賢，良有以也！」太子口裡稱歎，眼裡卻見素臣伸縮不寧，因問何故。素臣道：「臣自入廣，即慮奸豎逆藩，乘間竊發，故差一奴名金硯者，入京探聽。金硯於前月十七日得有急信，於本月初八日至峽報知。臣即於初八日起身，十三日至京。臣馬因臣囑咐，晝夜狂奔，凡遇津渡橋樑，不及馳驟，多一躍而過者，臣之筋骨，未免勞頓。昨晚拼戰，復大喊狂呼以助威，高躍遠跳以取勢，亦有所傷。事定覺勞，安坐覺疲，週身骨節，俱頗酸痛，故有伸縮不寧耳！」太子驚訝道：「金硯以十日而行八千四百里路，先生之馬，更止五日，此僕此馬，曠古所無！非先生不能致，非先生亦不能勝，僅僅酸痛，真銅筋鐵骨也！宮奴中有善修養者，為先生按摩捶擊，則酸痛可除！」因著人去喚。素臣道：「容兒已去，文恩受傷，惟玉奴尚可驅使；然究係有男女之嫌，且已入宮禁，豈可褻狎？故寧忍不為，何敢瀆及宮人！必承殿下恩意，或賜一小內監可也。」太子道：「漢時郎官，尚有女史焚香侍寢，後世勳臣亦皆賜給宮奴，何況先生？昔唐太宗以須臾疾，宋太祖以多分弟痛，寡人當為先生按摩，但未諳耳；故以宮奴代之。望先生勿辭也！」素臣欲謝恩，太子忙止住道：「先生於寡人，分則君臣，恩逾骨肉，太后命寡人以叔事先生，寡人本欲以師事先生。師與叔之待弟姪者，必有其道，僕僕亟拜，非先生所宜也！」須臾，兩個宮女出來，一人捶背，一人運手。素臣請太子入內，太子道：「寡人欲見其用心與否，並先生受用與否，勿見嫌也！」宮女捶運一會，漸要摩按至胸腹臀腿上來，素臣幾次辭拒，皆被太子勸住。宮女奏道：「文先生腹間，想有裏肚礙住；須解下來，方好摩按。」太子道：「先生二字，是太后與寡人所稱，爾等何敢僭妄！以後內侍宮人，俱稱文爺，不可錯誤！腰間有甚裏肚，可解下來。」宮人解下纏袋，太子問道：「袋內之物，可容寡人一見否？」素臣道：「袋內無不可見之物，但恐褻龍目耳！」太子取出看時，銀錢之外，有兩包丸藥，一罐香，兩個小包；解開一包，是兩方玉圖章，一方綾帕，上是太子所贈之詩。太子道：「為這一首詩，幾成大獄，『惟口興戎』，此之謂也！」因又解開那一包，是一個手帕，包著兩顆珠子，一幅詩綾，綾上寫著一首百韻壽詩。太子道：「此何人所作？詩情悱惻，字法娟秀，亦美才也！」素臣因把蘭哥、篁姑之事說知，並述其性情才學。太子喜道：「不意蠻峒之中，有此靈異，固屬造物之奇，亦國家之祥也！天下平定，當奏知皇上，欽召

入京，以寵異之！」因又開了香罐，聞了一聞，把珠子拂試一回，問道：「銀錢備用，丸藥備服，餘皆恩情所寄，以志不忘；獨此名香異珠，未解珍藏之故，豈先生亦愛寶耶？」素臣道：「非敢愛寶，亦備用也。」因把香珠之用奏知。太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水安息，宮內所有；若此二珠，則曠古所無，乃天賜先生以庇我國家者，匪特先生宜寶之，寡人亦當欽為國寶者也！」宮人問素臣道：「可還有酸痛之處？」素臣道：「大段已去，所存者些小之事，乃欠伸微有不便耳！」宮人道：「這卻是病根未去，須請文爺上榻仰臥，待奴婢們踹踏一遍，復覆身睡臥，再踹踏一遍，方得全愈。」太子道：「宮人實有此法，但用腳踹踏先生尊體，為不可耳！」素臣道：「治臣之病，豈以為嫌？但於殿下之前，反覆偃臥，無人臣禮，所不敢為也！」太子堅令宮人，扶掖素臣上榻，脫鞋踹踏，有頓飯時，素臣通身出汗，酸痛盡失，關節便利，霍然而癒。素臣將袋內銀錢，盡數給與，曰：「物盡於此，不足酬勞也！」

是夜，太子復設一榻於側，要陪素臣同睡。素臣堅辭不獲，因自就旁榻。太子道：「寡人以師事先生，豈有弟子偃然正寢，而屈先生旁臥者耶？」素臣抵死不從：「臣斷不敢使冠履倒置也！」太子因命將兩榻上下對設，仍欲素臣居上榻，素臣復堅辭。太子不得已，方就上榻。兩榻中間，令宮人就地設鋪，承值睡溺諸器。太子與素臣並頭睡下，商議除逆迎鑿之事。講至兩更，外面傳進檄文，說是從空中飛下。宮人執燭，太子與素臣披衣坐起，從頭看去，只見檄文上寫著：大法王領，大真人繆，檄示清寧宮知悉：文白非聖無法，抗違天討，律應寸磔，法在不赦！今於本日三更時分，遣九宮十曜星君，五方功曹揭諦，布天羅地網，特行捉拿，該宮男婦人等，立將文白綁獻，可免一宮之禍。如仍庇匿，本教主等即攝寒冰、熱火、臭穢、刀劍諸地獄困苦磨厄，次遣天龍八部，修羅泥犁，人非人等，追攝魂魄後，移須彌一座，將合宮人等俱壓入無間地獄，化作飛塵，永離人道！善哉，佛法無邊，道法通天，眾生可度，惟人憎焉！七日之內，無愚無賢，無老無幼，同入涅槃！有能信者，如火宅蓮；迷而不悟，如颶風船；自作自受，於法無寬！南無獅子吼菩薩！南無大勢至菩薩！南無地藏王菩薩！吾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急急如律令敕！太子看完，大驚失色，問素臣：「何以應之？」素臣道：「一切妖術，惟豬羊狗血可破；宮中有無畜養？」太子道：「自逆藩逼以來，內外隔絕，供饋不通。幸太后愛潔，向不由大官供給，致尚有米糧牲畜等物，可借日用。奈扈從寡人者，至數百人，將半載之儲，止二十多日，便俱食盡。今日膳房來報，止存三日之糧，畜牲俱盡；自明日起，便只剩臘腿風魚等宿肉可以佐食。惟養犬一頭，警夜有功；哈叭狗兩隻，太后所愛；即不忍殺，且為血無多，恐不敷所用，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一正可勝百邪，且待他行起術來再處。」是夜只有素臣一人安睡；老太監覃吉不知檄文之事，便也睡得安穩。太子及裡邊一個真妃，外邊一個奚囊，已是驚驚惻惻，睡夢不寧。其餘合宮之人，俱被嚇壞，沒一個敢解衣就寢。候至三更時分，漸至星月無光，一會暗是一會，不多時候，連天都壓下來，屋內燈燭俱昏，火篋只留得芥子般大小，對面看不見人，合宮嚷亂。太后忙著宮人出來，請太子求素臣主意，宮人們手執燈燭，仍是牆摸壁。走至素臣臥處，叩門而入，見室中燈燭輝煌，好生驚訝。太子披衣起坐，急問何事。宮人奏知，太子不勝驚異。因喚醒素臣，懇求良法。素臣道：「此即所謂天羅地網者邪？臣更無法以解之！」太子道：「怎這裡燈燭又是明亮？」因問宮人：「合宮可是一色昏暗？」宮人道：「只有觀音堂、真娘娘房中，及覃公公，文恩屋裡，還有燈燭之光，但不能如此處照常明亮；其餘俱像坐在地獄中一般，一些光亮沒有。」

太子問素臣：「既是布著天羅地網，怎又不一色昏暗，是何緣故？」

素臣道：「太后至尊，正妃將來即為天下之母，既皆為妖法所制，而覃監、文恩反不受制，此實難解！」因問：「正妃可尊信老、佛之教？」太子道：「彼酷信佛教，近年受寡人刑於之化，才不去念佛看經，恐心裡還在尊信一邊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便是了，惟正乃不受邪。臣幼即惡化、佛，常思滅除其教；殿下有正心之功；側妃娘娘秉正嫉邪，臣妾劉氏所稔知；覃老監最惡佛、老，傳聞殿下幼時曾看《佛經》，於其來時，驚惶失措，以孝經給之，則其心正無邪可知；奚囊自幼習聞臣母及臣議論，亦惡老、佛，不信其教；故皆不為邪術所制也。太后、正妃，位雖尊，而心則尚信其邪說，故未能脫然耳。」太子道：「先生所見極是，但剃度僧所居觀音堂，燈亦明亮，彼係極信邪者，何以如此？」素臣道：「作此法者，其同類也；妖僧道等但欲害其仇，非欲傷其類，故不及也。」太子道：「倘偽檄上所說諸般邪法俱搬演出來，太后豈不震驚？可否請太后與正妃，俱至觀音堂暫避其禍？」素臣道：「這斷使不得！惟正可以驅邪，豈可反入於邪以求避邪？竊恐非徒無益，而反有加甚耳！」太子點頭道：「是。但現在如何安慰太后？」素臣道：「若但黑暗，原是不妨。殿下當吩咐合宮之人，和衣安寢，見怪不怪，則其怪自敗也。至太后年高，恐有驚畏，殿下當不離左右，令側妃亦不離正妃左右。俟天曉日出，看是如何？」太子慌忙入內，素臣因有宮人在房，便不就榻，伏桌假寐。到五更時，太子請素臣進內，說道：「不出先生所料，太后等寡人不至，即同正妃至觀音堂暫避，豈知進去時，燈燭尚明，到得後來，漸漸昏黑，並芥子般燈篋也沒有了。寡人聞知，忙去接回。卻因夜間於風露中來往，受了風寒，與正妃同時病發，齒牙相擊，渾身發抖，是個虐疾模樣，望先生診治。」素臣診過脈，說：「脈並不弦，非瘧疾也。偽檄有寒冰、烈火等說，怕就是寒冰二字發作？因太后、正妃反避入邪，故發之獨早耳！」宮人道：「文爺所說，一些不錯，這會一刻冷似一刻，就要發抖哩！」素臣道：「可令人生起炭火，多加衣被，殿下上床擁護，用手心搓熱，頻摩太陽正額，至冷極時，並心口摩運，發出心火，或可御。」太子忙依言準備。並令真妃擁護正妃，如法而行。素臣出來，見更鼓久絕，天仍不明；因到院中一望，見滿天霧氣，竟看不清天光。暗忖：此豈天羅地網之妖法耶？因喚宮女出看，可見天光。宮女出看，道：「那裡還見有天光，只見一片黑天，直壓在文爺頭。」素臣大怒，■目直視，大喝道：「妖人怎敢無禮，把這障眼法來戲弄我麼？」就這一聲喊裡，早露出一片天光。宮人驚嚷道：「怎文爺一喊，把天都喊了起來？這會子看得見屋宇樹木等物了。」素臣正待寫方，只見文恩兩手抱著兩個王子，出來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，合宮之人，個個發抖，如害瘧一般，王子、王女年幼，抖得怪哭，東宮爺說老爺屋裡想是和暖，著文恩送來。」素臣雙手抱住，見面色灰白，身冷如冰，即抱入房，解開胸前衣服，裹在懷內，漸漸變過臉色，住了啼哭。卻見文恩又抱出兩個王女來道：「東宮爺說，本不敢褻瀆老爺，但裡面俱如冰窖，人命為重，只得又送出來。」素臣見王子身已溫和，交與宮女懷抱，復把兩個王女裹入懷中。問文恩道：「你見天光不見？」文恩道：「這院子裡便見天光，裡面一片黑暗，文恩還看得出些路頭，不至跌撞；裡面房裡點著許多大蠟，宮女們還是七跌八撞，看不見路哩！」素臣道：「太子、真妃俱不信邪，怎裡面還是冰窖一般？我說要多生炭火，怎還解不來寒冷？」文恩道：「炭火生起即來，就是不滅，也沒有火氣。東宮爺合真娘娘俱不覺甚冷，但只暖得太后及正妃娘娘，屋中原是寒冷，只比別房裡差些罷了。」素臣道：「你與覃監房內如何？」文恩道：「比別人屋裡暖些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可奏聞太子，把合宮之人，俱安頓太后、正妃及你與覃監屋裡，權救一時再處。」文恩道：「人都凍僵了，路又看不出，只得要苦文恩一人去馱的了。」

文恩忙入內轉奏。太子卻吩咐，把宮女受傷及嬌怯者，俱馱至素臣房中；其餘分留太后、正妃房內；凡是內侍，都分送覃吉、文恩兩人屋裡。文恩馱了大半日，方才馱完，馱得滿身臭汗，不覺其冷，反覺其熱。素臣房中，竟蹲有一百多宮女，初來時，咬牙戛齒，骨節■琮，漸至聲沉響寂，又漸至溫和活動。素臣與王子、王女在榻，阿綿、玉奴、賽奴並修養宮女，及本在房內者，占著榻四邊圍侍，其餘漸遠，至各邊房間裡，因與素臣近則較暖，遠則較涼，故也。文恩回房歇息一回，想起太后等半日未進湯水，忙到膳房中，要去收拾。那知水俱凍底，薪爨不焦，只得尋了些茶食乾糧，分送各處。眾宮女挨饑忍餓，權受一時，素臣欲分惠，則人多不能遍給；欲但給繞榻諸女，又覺不公，心裡躊躇。卻見繞榻婦女中，有幾個欲前且卻，又似朵頤，又似忸怩光景。素臣道：「非我獨飽，奈人眾，何苦有檢擇，又不公也。」阿綿道：「眾人另有緣故，不為受著餓來。」素臣正待根問，忽聽裡邊一時人語嘈雜，埋冤、吱吃、阿呀之聲，素臣忙令玉奴去看明，走出裡房，便蹲下身子，回不上話。素臣好生疑慮，正是：

天下官私皆是急，世間水火最無情。

總評：

容兒自幼不知性情志氣若何。涼亭進雨具之後，船中侍立不過半日，而容貌聲口書不及寫，大水復舟即已不知下落。乃旅店奇

逢尼僧，假扮自此，重入書中無處不以女兒態度寫之，想得力於老尼者已深，遂至忘卻本來面目。然一入素臣之手，則牛溲馬渤盡是藥，籠中物不特樹上搨拴，以一股柔情收伏賽奴，使其死心塌地為主人出力。而如七妃者，亦真與小郎情重，得匿影於帷薄之間，從容內應。由今思之，設非容兒，景王未易誅也。可見善用人者，有並蓄兼收之本，不然忽而女尼，忽而宮女，忽而家僕，遇女為男，亦遇男為女，豈非人長也者。

萬安進藥是史冊中影響之事，小說則載甚詳。書中托名安吉便可，直言不諱千載而下此老羞顏。然明朝大臣，喜進宮中瑣物，亦是一時風氣。至崇正間猶有田貴妃繡履署臣，周延儒進字樣者。嗚呼，大臣若此，舉前無人可知矣。非常之業，不世之功，出自布衣之文白，作者之寄慨深遠也。

七妃專寵於景王，而容兒喬裝人內，白晝宮淫，雖宮人等皆妃之心腹，保無洩漏，然何至肆無忌憚若此。

交媾搨舌極瑣極穢之文，乃前回吐了一口，容兒下床，便戛然而止，此回便憎嫌嘴臭說起。非以瑣穢之事故，作驚失怪也。作者於在回收束，必起小小風波以振全篇之勢，而隔下回之影。雖些小處，亦可使弄筆墨不如，他家小說動輒云「畢竟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」，要這大題目也。

景王忽憂忽喜，到倉卒事變之際，七妃言尚見信服，直一酒色之徒，不特毫無智謀，亦且並無知識，徒恃法王真人法力。一俟掃除清寧，便宴然而登大寶，抑何愚也。書中提醒宸濠逆名，然當日之宸濠尚不至是。

以天羅地網為大法，而反雲文白有邪術惑於異端者，往往如此，聞其言不覺齒冷舌結矣。

單謀之為，斬監非絕無才智之人。觀其後兩回，頗足畏矣。然用謀劃而兼信邪術，以為可恃，此所以每有一策而皆出素臣下也。顧單謀亦非專信邪術者，此時聽景王教令，轉來法王行天羅地網之法。蓋斬直劫駕入海，東宮御亂，文白主謀，事關景王之成敗，而斬直之大有可為者，自在沿海一帶。借此以觀邪術之驗否，而異日用不用方有權衡，此正單謀之詭秘也，豈張賢士之所知哉。景先斬亡即謀臣策士之高下也。素臣曰：「得臣猶在誠有畏於單謀矣。」